大明寶訓 廿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27）	
函號	史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優禮大臣

○嘉靖元年五月己未致仕大學士謝遷遣男謝正謝遺官存問及賜羊酒官廪輿隷恩因勅
上學古訓鑒成憲以廣聰明
上褒嘉之曰卿輔佐
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知名久矣方將起用特先存

問覧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遇因廕其
子正為中書舍人仍命所司查同時守正被害致仕大
學士劉健尚書韓文曾廕否以聞
○癸亥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各上疏辭免恩命
上諭廷和等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等能同
心協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早決大策以安
宗社其時逆賊江彬稔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
難測卿等又能乗時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使朕雍
容入朝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
前史漢文帝宣帝繼承大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陳平
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戸我
太宗文皇帝以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
伯況城云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
勲一體封拜朕前勑加封爵義不為過第重違卿等雅
志已如所辭朕心怏然賜宴進階及文職録廕畧示朕
報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過為高潔以傷朕懐
諭宏曰卿以碩德廣學輔佐
先帝嘉謨入告備竭悃誠隨事納忠賢勞茂著逆濠護舒
之請昌言沮止觸忤權奸遭讒去國朕在藩邸已知卿
名新政之初首先召起通者勑加錦衣衛世襲之廕用
酬舊勞義不為過卿抗疏力辭重違雅志乃改廕正民

戶朕心猶以為歉再加文陰賜宴進階䘏示優眷卿宜
勉承無過辭以為高潔傷朕本懷
○六月乙未致仕大學士劉健九十
上已賜勅遣行人存問至是河南守臣遵詔奏請
上曰健累朝舊臣禮宜優厚本處巡撫都御史備綵幣羊
酒親詣其家宣諭朕眷念至意
○十一月庚申致仕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問具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
上覽奏荅曰卿輔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
特遣使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
懷其廕一子為中書舍人尋致仕大學士劉忠亦具疏
謝存問勸
上以務學養心敬
天法
祖抑邪佞進忠賢數事
上褒荅恩廕亦如之
○嘉靖二年九月庚辰大學士楊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
滿加太傅再疏辭
上曰卿元勲著德望重台司弼亮忠勤多歷年所功存
社稷澤在生民寵秩特加用彰殊眷乃以盛滿為懼懇辭
至再具見勞謙成命以下宜卽勉承朕意從容展布賛

成嘉靖之治既而廷和三疏固辭
上曰朝廷設三公之職以待忠賢共圖化理卿匡輔
先朝贊襄新政備竭心力茂著忠勤勲績既多特加寀秩
資望允宜何乃屢陳懇悃至以引去為辭鴻臚寺便往
宣諭宜祗承恩命卽出供職用副眷倚至意愼勿再辭
○嘉靖三年七月己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
引疾乞休
上曰卿才德老成賢勞茂著銓衡重地方隆委任何乃因
微疾遽求休致既情詞懇切特為俞允其給驛以歸有
司月給米四石歲役夫四名仍歲時以禮存問
○嘉靖五年五月辛丑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

上優詔許之賜馳驛還仍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夫六名
鑑陛辭
上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詩曰仰惟我
聖祖稽古置六卿朕茲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職惟重
託卿甚丁寧愼以恤元元詳以軫幽囹副予欽哉訓惟
卿公且明資之弼王教倚毗須老成忽爾乞休足懇詞
出衷情朕弗拂卿志顧念其情誠特命馳驛還以遂卿
之名餘年備福祉勿負綸言旌
○嘉靖六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大學士楊一清病目未出諭問之曰日前奏請給假
調養目疾今以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為問朕聞目主曰

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愛養使肝氣清和而目無疾翳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無術耳欲令醫治之亦無術耳況耳目之際非可按以摩為術也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脉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為尚耳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為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畧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安矣卿如稍可便赴閣辦事況當新春逼邇不必報名叩謝以其日赴閣具疏來聞卽朝見陳情也卿其承之

已一清病稍愈赴閣具疏以聞

上報曰今早得卿一疏云出辦事朕深悅之但朕前疾方好未及大壯昨因出齋殿被寒溫之氣與爐火文薰觸於頭目於清晨以起穿衣畢而暈痛相攻動履不得除

遣官代朕至日

二廟行禮外卽回宮調養過其半日方覺暈止而痛亦就安但因先日之弱體未大平復平可三十日視朝卿其知之又昨璁回奏言與卿三內殿行禮之儀不必外廷論之只卿以禮斷可也又封可攄先儒格言來告庶朕決之者

○壬申

上不豫輔臣楊一清上疏問起居因引内經要旨請

上節宣調攝以迩

天麻

上未及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疏未經親覧復疏上問
上報曰今日辰間得卿一疏云二十七日所進之疏朕其
覧否但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謝恩疏答之密諭
寔欲專其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茲待别
答之朕以幼弱之資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慚愧況體力未強而調養
之方未聞禮節之中罔知心每強之學無一得卿所言
究諸典禮且歷引内經要旨以保養朕體懇誠忠藎愛
君之拳何其至也夫朕於君禮臣之道恒為失之而卿
之於朕何其用心盡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誦之越
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於心不致於離間其中也用是
以復卿其知之卿輔導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執者當
要告正況今三始更新萬物復亨之期正可革宿愆興
新德之時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替惡
交修朕性斯寔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
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残省往過迓歲善增培伊
傳真耆碩輔弼信英才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一清
疏謝因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賛和詩集親為之序曰去年除夕日朕
以残冬已盡陽和回春遂賦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楊
少師一清寓以望其輔導交修之意以辭残比省過迓
歲比進善之意一清遂與遷瑰鑾恭和以聞但其中頌

朕太過愧受之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臯陶賡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書得忠良遂取為集以道虞周之意詩之所關大矣非吟咏者此寔以求道望治不覺形斯言也歟

○嘉靖七年正月己卯時享

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璁桂蕚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與承勛相等

上悅報曰只繞午門得卿一疏足見輔導至切朕復有言夫君臣一德上下同心自伊尹之於成湯乃克合也朕又愚昧之人繼承之主焉敢比成湯但念卿念念之間凢出於為君為民無有不盡其忠誠至於諸凢導告之者無一毫不於朕合其議何謂也且以今此一事告卿朕於三十日親朝承勛班在璁之上初六日陪祀又在承勛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勛雖當任用之時況年資亦深但璁自輔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蕚也回宮思欲錄其意問於卿而暫回休息今日已間親寫帖子與內閣書終遂思食食後陳硯紙而卿之疏已至矣故朕嘉悅不盡以其七年始遇卿也卿之赤城又邁尹之誠也尹之輔湯賢輔聖也易若今卿輔朕之切豈不遇尹乎朕非湯資卿所告導豈不難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實自衷出也卿其益言無不盡之誠庶使朕免于沖昧

之失也卿其欽承是日復作詩賜璁曰戊子新正吉春
享
祖廟親祀禮忻已成肅駕回宮宸登輦偶回顧輿南一輔
臣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外馬秉貞一內則抱忠純
誠正輔吾躬精白飭乃身予喜荷
天眷賚賢作邦珍庶幾皋夔輩望以康斯民
○癸未
上降手勅加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吏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璁萼加少保時
上方有事
郊壇璁萼請俟廷謝畢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旦夕扈從齋宮卽
可出謝不必陛見
○三月丙子太學士張璁以原籍姚溪舊建書院疏請賜
名并自建亭立石奉藏
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因以書院集錄詩文進覽
上賜其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仍令有司建亭立石其堂
舍敝壞者亦與修葺璁具疏陳謝
上批荅曰卿當時學首博識多聞勤勵敬慎以飭其身盡
心職業專以王道匡朕又恐後學廢墮特以院堂名額
為請茲朕親撰以賜卿才德學行褒示所不能盡覽所
陳謝具見勤誠已又賜璁玉帶一諭曰見卿帶不佳今

特賜卿以札報不必廷謝

〇嘉靖十年三月乙未兵部尚書李承勛卒

上自為文祭之曰朕惟人臣事君以忠者不多見今時尤難見也卿以賢俊之資自登甲第歷官數任俱有聲聞自朕擢任以來盡心為國竭忠事朕遂致嫉者肆其毀馬方當冢宰之遷遽爾一逝朕深悼之吁君以得賢為治是謂相遇為休朕非明王之資故賢者未久其與茲

特賜諭以祭之卿其欽承之歆慰哉

〇嘉靖十二年正月丙辰遣鴻臚寺官召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賜之勅曰朕惟君臣相得自古為難惟卿自中甲第奮志為忠不以身為顧繼是歷居數任持一不回匡主愛君未或少懈前者小人搆為陷穽朕卽時令卿回已昨又自不審慎幾微又命卿回已適來星異衆疑之曰信哉君不明也使之去而復來致變甚速朕亦應之曰孚敬適到此異又見試且令自陳吁朕意卿卻不會又云去數語朕亦未放過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自有公論但卿何其自誤哉今自卿歸星芒未見速退應歟否欤他不必費筆札矣今朕三召卿復任卿若能識朕意則作速前來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則暫來作賀朕得嗣之喜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懐惟卿思之圖之

〇四月乙亥大學士張孚敬赴召至京是日免朝

上傳賜酒飯復降勅諭孚敬曰朕聞卿至甚喜但二日未
視事見卿蓋以文華致齋恐空室寒故厚衣不意傷熱
遂病目須三四日可愈卿其先詣閣視事仍以其諭示
同官知孚敬隨赴閣辦事具疏以謝
上悅諭以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
○嘉靖十四年四月辛亥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又手扎諭之曰昨少保李時具言卿病
苦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
數味自飲輙効茲為卿搽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
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雖非前敬臣者之切亦見朕意
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又諭曰昨朕因語時令示朕

意與卿聞病不得愈朕惟病不可不慎以愛身為孝之
大而天工不可不盡以輔致君為聖為忠之大他諸餘
未都要緊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亥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表啓問安
仍疏賀冊嬪
上優詔答之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視孚敬于家賜之勅
曰卿以內閣元輔朕所倚毗頃因有疾懇乞歸休朕察
卿有不獲已之情乃用俞允送卿茲得卿來疏奉問并
賀省覽之餘具悉忠愛特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齎勅往
視卿疾如既愈卽便來京勿負朕望果未除則當善自
保攝用副朕眷思之懷復以手勅付昂曰勅舊輔孚敬

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内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
期將近已先冊封為端昭二嬪并河南李氏京選王氏
補為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
陵禮奉
慈車率后妃禮成後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飭新
七陵增造等項朕自作幽宫于
長陵左之陽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半臺山
以尊
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聖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視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
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副切思情勿
自負自棄以致朕懷無已卿其承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丁卯廷試讀卷大學士夏言有疾
上諭讀卷諸臣曰卿等連受勤勞於政務之外且希忠與
我少年卿等皆老臣朕心甚未安且言病甚昨朕有諭
令看卷後用心理之即今任事之臣少卿等其悉朕懷
臣我不逮仍錄諭示言知之令不必回奏省伊思費耳
又聆卿等入見東宮已議且重愛護然朕惟侍卿等再
見數次先計

奉先殿謁禮如何今年庶吉士之選當舉行既而遣醫視
言疾復命中使齎賜上尊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
鴻臚寺報名謝恩
上特遣中使諭止之曰卿疾少愈恐趨謝作勞特用賜免
卿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三月丙申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夏言一品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言銀五十兩彩叚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
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
健賜勅宴例上請奉旨言輔導朕躬歷官一品九載懋
輸忠藎久著賢勞朕心嘉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勲階兼官悉如舊賜勅奬諭仍宴禮部給與
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言疏辭
上曰卿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一品九年忠誠篤棐功施
社稷業邁前臣加恩常典非朕所私宜祗承新命益殫嘉
猷用匡不逮庶副朕優眷至懷所辭不允禮部以待宴
官員請
上命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待
○五月戊申原任大學士毛紀年八十山東撫按以聞
上曰紀輔弼舊臣年登八袠德壽並茂其賜以羊酒撫按
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四石歳撥人夫六名應役以
示優眷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午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年八十撫臣以聞詔有司及門存問仍給月米歲夫

戒諭群臣

○嘉靖三年四月辛丑鎮遠侯顧仕隆等請申明永樂初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廟戒諭武臣榜文訓告諄切恳意深厚承平日久替襲者不知遵守曠職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曉諭本府仍謄寫刊印給各官領回誦讀使其子孫各知保守世祿

○嘉靖六年十一月辛丑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復召居政府輔導朕躬啓益朕學賛襄治理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斯非學術淵深識見宏遠所能也哉朕念卿昔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恐或有差繆豈可遺哉今特以

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一部卿其益堅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舉動有違於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諱朕之不納為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罔聞必賴卿其善導之朕豈

敢逸其身心以為無益負
皇天及
祖宗付託乎惟卿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七年七月癸酉大學士張璁請宣諭內閣絕謗邪
以清政本
上曰卿所奏朕已知輔臣調元賛化當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廣副朝廷倚毗之隆勿得
彼此相嫉以負簡託卿等各勉之

○嘉靖八年九月辛丑先是大學士楊一淸張璁各以言
官論劾遂生嫌隙
上令璁致仕旋復召入一淸不自安求引退

上慰留之光祿寺少卿史道因上疏請諭勉二臣相與虛
心直道忘私奉公用酬
陛下千載非常之知不宜以形迹爾我自相乖異
上覧而嘉之曰內閣大臣責任甚重盡所深倚宜同心共
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賛治化陳善閉邪以輔君德
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私嫉忌以取愆違廣乎君德
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功施
社稷忠節譽望非前代諸臣所能專美豈不偉歟輔臣於
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

○嘉靖十三年正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張孚敬等曰前朕親啓

皇祖主櫝見主套銷金向内必是先期崔元所致彼視舊
大臣乃忽慢不敬豈將命攝事之臣哉元之不堪簡命
有如此卿等卽錄此論與言令謄示捧主諸臣知悉務
各祗慎勿如元為於是元上疏待罪
上曰出主而祭禮之正也我
皇祖初制之典非今日事况人臣於君之事不可不慎重
朕知爾意謂
累朝不行何今日如是我則知守歷代之規耳朕所示禮
部但勅令加忠敬而已何以認罪為
○三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請簡忠亮大臣一員撫賑大
同叛軍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於至理委非正大之
舉殲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
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非朕
偏聽於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
獨與言為忌茲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
豈可遷就為之朕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
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
邪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
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
為卿耳孚敬又言前已遣募軍給事中處置似不必更
遣官查勘

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抵各生私嫉則其君托耶卿尚平而熟思之禮部此請當都依擬行遂特詔綰往為罷總兵郤永任聽其勘處

○五月己丑

上以疾不視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惟君之與臣上下交而共成治理邇者朕靜息數旬元氣已復咳疾未除慮爾百工弗勤厥職曰不先我師上行下效者夫朕非敢自逸也特念身為治本不得不慎愛之耳茲復申告勉遵朕言務秉勤恭勿事怠忽卿言其錄布之哉

○六月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復以疾乞休

上溫詔慰留不允尋諭之曰卿前以累疏乞退今日又復為詞想無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罔上作矣我必終不以禮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献夫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輩不如早如去二也或因大同事着又或以如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此數事者皆不足慮大臣居丞弼之任一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是何如臣邪況今也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卿必欲求去果為何者明言之勿忌孚敬求去益力

上復諭卿求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執己哉夫卿不過與言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無甚重大情由朕

曰法當討而無赦法言也想劉源清郤永必思設法而止誅殺主將之賊以正
祖宗之法紀也豈知貪功冒勛恣戮平民以致法不伸止殺二三為從者渠魁漏網壞法至於如此卿猶為源清屈一則曰二臣鋭意攻城二則曰必破賊為止夫城破人誅固無難如無罪者何又何時復是鎮以衛京師乎此雖言之言合本出自朕況事之是非自不當較也今正内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輔臣之謀乎孚敬乃復出視事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丑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在工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勛言工上事猶可鋐全是忿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竟則二疏須留中耳且鋐無故卽舉梁村自代此是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
莊肅皇后謚號本禮部與内閣事與鋐何與乃悻悻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乎平心易氣此等舉動未免取訕於
天下後世
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勛鋐卿可傳朕意戒飭之但勛奏吏部改調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會二臣公議之於是時同勛等於東閣會議奏言鋐以

主事歐陽清體弱不任工所勞俞振強行事欠當故以
清改調刑部振強陞調南京工部員外郎而以員外郎
梁廷振代之實無他情勛見鋐擅調因疑其聽托規避
遂以上聞耳
上曰振強行事欠當宜謫而陞清体弱宜惜而調似有避
去意命降振強一級仍同清供事廷振回原部於是勛
鋐各陳謝
上復手諭勛褒其祗慎勉以協恭以稱簡任於鋐則責其
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
前為戒之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行祈穀禮于
圜丘命武定侯郭勛代
上諭輔臣曰卿等謂祈穀禮宜暫命官具見愛朕至意然
朕思大報未親時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論出入
太廟丘壇上下自惟禮多但熟思朕既遵復
祖制不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
三四年間體力復不如故又昨冬連患足瘡兼耳鳴心
跳神思不爽又不如前氣積成痼即今茲恙增甚朕心
得有一日之寧乎故朝政之廢歲不及旬日雖此身如
逸中心不敢畧怠所感者
皇天洪眷
太祖聖德故又維之冲君得有此十六禩及賴卿等竭心

以賛耳今朕宜理疾祈穀之典卿勛宜思盡處恭代朕
行禮卿言仍監督禮儀勿怠卽錄付春官及徧示諸司
知之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

上手諭都察院曰人事愆違
天垂仁愛雨後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
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寳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僊用夷荒昧之為
止是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逆臣勞務本抑末失小
顧大先賢言之朕雖失之此早一臨門祀多命攝爰此
身命是父母遺我者崇禮恒帝神加志天下不曽色荒聲
迷于不省人事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籍為人
君之職所當懼者奈何世降人淳求一眞才作夾輔不
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為東宮
府夫廢母后備制以縱奉子朕必不為言前稱朕意為
正駁郭勛之非今何一用勛言若今謂為忠正前亦忠
正前謂為非則今亦非也蓋嫉人賢已欲美必皆已出
亦無帰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遷于忠謹
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織
如何自擬君旨謂不必用勅言官係朝廷耳目一人不
如專一所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
人一家以代報復吁是人為乎又凡工作例有内官監

官昨撰
大享殿興工何無高忠勅稿前歳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
已疑其與彼同計矣今果通浅朕言不具勅稿果無例
耶果不通謀耶昨又聞乘轎苑中次日朕已香葉束髪
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自乘是
擅也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内閣
軍國重事徑自私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
如戲嘆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斥疏
糾發徒知欺謗君上蔑法彜文排擠忠直貪生媢竊今
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十一月戊申

上以宮闈之變勅諭中外曰朕誕膺
天眷臨御大寶二十一年於茲夙夜兢兢欽若
上帝祇奉廟謨罔敢怠荒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
謀自
天考訓於
祖恩宥罔偏於近御刑賞大同於宮府凡以成平明之治
洽於變之風以期無負
天與
祖宗付託之重雖每防微豈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生
榻寢二逆御氏結宮婢楊金英等大肆謀逆戕害朕躬
仰荷

天地
祖宗
皇考妣洪庇百神護佑假手中宮力救朕躬獲臻寧吉卽
將逆犯依律凌遲處死各該族屬盡法誅夷已遣官祭
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及應祀神祇恭行謝典恐中外傳疑未的尚懷隱憂
手足心腹保愛胥戚茲特降勅撫慰爾等夫朕以沖弱
遇茲危篤卒獲康寧然非
天地神人陰佑默相以保我國家萬萬載靈長之祚何以

有此爾等宜念此眷恩深加慶幸安心官守共迓
皇鑒覩茲祈天永平之休共饗久安長治之盛爾等其欽
承之哉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虜衆薄都城
上出御奉天殿勅諭群臣曰今虜酋聽我背叛逆賊入侵
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
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
濟已懷欺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
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
右未頃刻有滯於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歟
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脇我正朝大內恐赫朕

躬沽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又各誤事大小諸
臣使一一指名着實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
國事凢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
如昔玩視並以軍法行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
上諭禮部臣曰今春雨澤固降雷未發聲且四方災異旱
澇不同勿專謂爾君所致人臣之義可盡廢乎天工人
代君一身能徧諸務耶臣原有分理之責况忠貞者又
以臣勞自責未可專一欺謗各要寔盡厥勞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劾奏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避事學上疏
自辯
上曰大臣當先敬畏邇來自肆安居每每稱病臣子情共
義何在况學又協理戎政者被劾不待明旨游詞欺辯
姑從寛為民員缺亟推忠謹兼濟者代之

重銓衡

○嘉靖十年三月戊戌
上諭吏部曰朕惟政治以得賢為本吏部尚書古稱冢宰
表率百僚人材進退寔司鑒別朕以此任重大懸缺已
久茲特付諸廷推以協公論諸臣宜體朕心慎選惟公
與明忠誠為國練達事體者二五人以聞朕將親擇焉
毋得視事之常以應故事

○吏部疏文選司署郎中鄭尚義實授
上曰文選乃銓衡要司頃來不問賢否第以次補僅及一
年輙陞京堂他部郎有賢否俱不得與屡經建白竟不
遵行以致往往挾權濟私用舍倒置恩不及百姓自今
文選郎中務令久任果能盡心所職者聽超陞如例不
許槩陞有不稱者吏部會都察院更調選補務在得人
庶朝廷體訪好惡悉出公論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戌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士
習日敝咎由大臣請
上審察忠佞以勵其餘
上曰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玆欲甄別淑
慝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僥
倖為國擇人每徇私情致傷公道
肅風紀
○嘉靖二十年四月甲辰吏部尚書許讚等各自陳乞休
奉旨罷免者十二人餘令修省供職因勅左都御史王
廷相曰
宗廟災變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
否係於巡按御史近來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
總憲有年自入院修奏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
恠之今後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等申明
憲綱八事
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祗因有司貪酷肆行
有司善悪無所勸懲祗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
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都因都察院不嚴考核吏部不公
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覩乃上下不能
盡職失朝廷初意國家何頼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
中時弊朕心喜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
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
宥
飭吏治

○嘉靖六年十一月癸未
上諭輔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渶本卿等票来止説戒其後
來往者不究恐無以戒後若今可批示熊一渶既屢被
論劾都不廻避今又該巡按御史劾有貪婪實跡革了
職所犯贓私行巡按官勘問明白着實盡追入官奏來
處治近年犯贓官員雖經參劾皆止去官贓私多少置
之不究終身受用無忌憚所以往往不知警戒爾部裡
會同都察院從實查究參来說如此方可懲戒將來徒
以虚文頑貪愈無忌憚勿故姑息
○嘉靖八年正月己丑
上諭閣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為言足知忠慮朕本

宗支冲幼無德之資仰承
天命
皇兄遺詔俾為君長以奉
郊廟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無知何為安民之道夫守
令親民之官此官得人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
安抑得人而無能否之分進黜旌罰之失當則民亦不
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今之計他皆繁文如降勅書屏之類只當卿
等吏部嚴加訪察以為黜陟之宜而不係縣令决不得
陞御史給事不為郡守决不許趨為卿佐每三年之期
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為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

命都察院嚴戒巡按令其公舉劾吏政體上親為按歷
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舉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
重民生或可安矣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璁卿與同
官擬旨來看

○嘉靖九年二月壬辰勅諭戶禮二部及都察院曰朕聞
民為國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為國安人必慎用守
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擬用心考
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為否某方
民不聊生無憑黜陟實效未臻况近來灾變多端本由
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勉有匡賛之責而親民之官
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即便刋

布開　示於後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着彼到
任之後務要上遵我
皇祖成法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
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强暴尊賢而去不肖教之以忠孝
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戕百姓一凡軍民人等有
在家能孝奉祖親恭事長上者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
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一農桑者衣
食之源一家之中頼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
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都要耕織耕
者勿怠于耒耜織者勿怠于機杼旦作晩息庶不致飢
寒之苦一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者着召貧民自種
官給與牛粮子種不徴税粮不許强梁侵奪及官豪人
等有違一體來治罪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
勿得棄儲之以備凶歉一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今尤重馬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無
疑浸浸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斁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
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
之官常加省諭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
都着還做生理須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
能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
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報一欲守令盡職又
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

處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為身先之道勅内所載各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奬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决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上諭户工二部朕仰承

天命為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邊方多警如履淵氷但為政在愛民愛民必選賢守令今選之者每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見今歲以來天時少順連日風沙若有旱火之慮又邊務亦甚有可虞者所司俱不我體何有君逸臣勞之義所應賑卹及防禦諸務其亟行撫按官及各邊總鎮官加意幹理如或失職僨事決不輕貸于是户部奏言邇來各處奏報災傷業已奉旨蠲卹此實朝廷浩蕩之恩第諸司不以實行宜令所在撫按官加意程督得旨近來所旱災傷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所奏依擬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守令及時加意恵民貪酷害民者即時具奏處治

○七月丁丑巡按湖廣御史伊敏生言岳州府知府陸珊茶陵州知州曾才漢政績卓異宜示勸奬

上以瑯有捄荒寔政詔陞四品京堂官曾才漢陞俸一級還鈌推用前有旨令各監司訪覈所屬守令賢否未見奏報敏生獨奏詔惟謹足見究心民隱令陞俸一級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辛亥

上諭吏兵二部朕惟連年自庚戌逆賊入犯之後凶荒四歲百姓飢窘已甚良用惻焉令捄災恤民養軍為要一者得人雖患亦不害吏部行各被災地方有能加意賑恤其能惠養有方勞績彰著者奏聞擢用貪殘殃民者處以重典兵部行各邊鎮巡將官撫愛軍士整飭兵政嚴謹隄備各務責實遵行如或悞事必罰無赦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以浙直閩廣等處兵亂疏請亟議安民蓄兵絕冦之策兵部覆奏

上曰朕所倚安民在守令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朕心憫之吏部都察院卽移文各地方撫按官嚴加考察限一月內從實奏處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徐階等曰今人臣中欺謗者不無而外官貪肆為尤甚國虧民苦悉此輩所為

祖宗法度視為耿耳此本在冢宰力行階等以示吏部尚書嚴訥訥因奏請行各撫按官不徇復命卽將所屬諸司貪肆有跡者以名聞聽本部分別處治如臣等及撫

按但有所私聽兩京科道從實糾之疏入得旨藩臬有司貪肆者如議行撫按官從公劾奏如有不當爾部中及都察院科道官即行叅治其撫按官仍令督率守巡徧歷郡邑稽查奸弊修舉職務如敢玩愒一體叅劾爾等推陞選用務秉至公以體朕保國為民至意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乙亥雲南臨安府同知何啓蒙河陽縣知縣嚴傑俱以貪酷為按臣所糾詔俱黜為民仍以傑下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因諭吏部都察院曰貪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后犯贓數多者俱照此例行不許貸縱都察院通查先今奉旨逮問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劾勘問結於回道考察日明開已未完件數奏請毋淂隱護

恤民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戸部覆御史鄭本公奏請收卹京師窮民

上曰在京窮民收入養濟院食粮及蠟燭幡竿二寺給粥係

累朝恩典近所司往往侵耗抑損無告窮民安所委食宜令仰體德意務使人人周給諸作奸玩法者事發重治之

○十月辛卯戸部覆南京應天湖廣江西廣西各撫按官奏地方災異非常乞賜蠲卹

上曰各處地方災異重大朕心惻然戶部亟發銀二十萬兩遣官給發各地方酌量輕重分給巡撫都御史令其躬親巡歷委官設法加意賑卹錢粮蠲免者停免勿徵務使窮民沾惠勿事虛文

○嘉靖三年六月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徐州蝗戶部請
勅有司捕之
上曰蝗蝻損稼小民艱食朕心惻然卽令諸司悉計禳治之仍覈災傷如例蠲免

○嘉靖七年九月甲申勅諭戶部都察院今各處地方多奏災傷朕訪得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凶厄朕每覽奏牘惻然靡寧當此凶荒年歲若不大沛蠲恩急行賑貸豈為民父母之道雖節經各該撫按官論奏戶部覆議蠲放猶悉拘於常例徃復覆勘反滋弊端且徃年災傷田粮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兌軍北方之起邊俱不在所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運錢粮猶免存留民無實惠況存留數內干礙王府祿粮軍士月粮官吏俸粮師生廩粮之類皆不可缺通融處補候熟帶之例多是虛文無益徒為官吏里胥漁獵之資戶部便通行查議將各奏報災傷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錢粮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卽便停徵或量為折徵輸納冬寒在邇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為可慮巡按官仍督令司府州縣等官將極貧人戶先儘見在

倉粮量為給賑若有不敷將各項官銀給發災輕去處
照例徵免輸納亦無聽信下人作弊以熟作災以輕為
重有損於官而無益於民其兑軍起邊不可缺者將兩
淮等運司塩價銀兩及各處先因别項徵納今未用者
酌量派補運納如有不敷仍將太倉收貯官銀動支百
餘萬兩派發送去以備代補起運及賑濟二項支用事
完造册奏繳夫財出於民損上益下斯為善道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若坐視民患民窮財盡他日軍國之需從
何而出戶部職掌人民宜體朕意推而行之其間斟酌
損益事宜又在從長議處明白具奏定奪內外衙門官
員及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凡不便於民事件
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卹民固本之意

○十一月癸亥

上諭戶部朕聞河南陝州甚荒人相殘食何不亟行賑救
夫災變重大若此豈彼處鎮巡官未嘗具奏耶其據實
以對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飢臣已請留
兑軍粮五萬石行賑陝州飢尤甚鎮巡官並未言及今
請再留五萬石兑軍粮賑之報可

○嘉靖八年二月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御史張祿
繪飢民圖以獻時已有旨留
顯陵工銀及貴折兑銀備賑
上覽祿奏心復不安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

分使民沾實惠有司奉行不謹及作弊者悉論如法
○嘉靖九年四月庚午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
宗藩入嗣
祖宗大位夙夜戰兢罔敢自逸惟賴內外文武百官左右
夾輔以匡朕弗聰弗明之資爾近來遠近之民餓莩盈
途死亡流離無算聞諸奏報實用憂傷本朕一人所致
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爾內外工臣皆有分理之責爾
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
表率其餘今將朕之小見開列咨議會奏來說民之安
否全在官之賢否近來慎選守令之旨已屢降惟能遵
行可也但上之撫按之吏胥人等亦當慎用嚴禁之宜

庶使上有公鑒下無私為公鑒當則薦劾得真俾有所
畏服私為禁則詐冒得除俾不為所累然後民或得安
平日有司不肯積谷備荒一有災饉無所措置雖每發
銀賑濟亦已晚矣況奸官猾吏往往侵尅小民全不得
沾寔惠徒有賑救之名其實未活一命宜着寔考訪區
處朕聞周禮荒年索鬼神之制其各處凶荒地方爾禮
部查奏遣賫香帛祝辭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誠禱于
應祀神祇以希轉災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爾等修省各處戰陣死亡或為國為民者勘報有
不真以致狥情顛倒之者亦足以傷和致災該部依此
類推詳奏請刑獄重事人命所関其情弊多端最難條

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其死刑有决不待時者或
在春夏之時尤為傷和或亦有未當朕甚懼此亦會議
具奏定奪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災都察院
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員凡利當興害當除者有
所見聞着即條奏不許詐妄及害下民以違朕意近因
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蠲
免之意在裕民郤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
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
的從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災濟民之宜着即行奏聞
區處施行都察院還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見上聞俱不
許引

郊禮制宜故意違阻朝廷自有處置
○嘉靖十年八月乙巳順天撫按官上所屬州縣衛所官
各積穀數
上曰積穀備荒本以為民有司貪功畏罪務在取盈反為
民害仍行該撫按各將所屬嚴加督察令其公勤奉職
若仍襲前弊重治之庶稱朕愛養元元之意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午
駕還至沙河
上御行殿命鴻臚寺官宣勅諭昌平州官生父老等曰朕荷
天命纘承
大寶始則禮講失序是以爭

廟尚定於數年於
陵見通不聞於禮官也昨朕諮少保秩宗言欲講謁
陵之禮以待
廟祀之後今將有於
天壽山可不先謁
陵而遽自國哉乃復議以大臣謁此可舉朕擇良辰奉
皇太后恭謁
七陵道經沙河駐蹕何居民不續農事不覩
祖宗陵園重地朕切憂懷爾昌平司牧率耆老生徒既至
已迎朝茲回又來辭朕今特降勅諭用示卹典本州今
年粮稅免三分之二凡七十以上者各官給布二匹米

一石肉五斤九十已上者倍之生徒每給燈油八十斤
爾知州等官爰養百姓宜盡心撫卹勿妄加科索以奉
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親弟
長為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譽民無嗟怨之聲庶稱
至意以奠
山陵于萬世爾等顧不美歟欽哉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兵科給事中胡賓言通倉粮
米積至六百餘萬衆謂不宜太多今畿輔災傷宜行八
府自備人夫車輛閔叉運回發糶戶部尚書李如圭覆
謂賓言可採
上曰京倉先因都城米貴乃出粟平糶以紓民急原非賑

飢正法亦無發糶外郡之例該部非時具題又謂倉米過多已不請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請而無故發米數萬散糶則必強令舖行関領貧民不得受賜况出辦人夫車輛往返之費大畧相當豈救荒之長策其再議處以
聞胡賓既知民飢但宜請賑而干預所司處分何也姑宥之已而如圭具狀請罪
上曰自今建白重奏不援據法理執論可否但依違具覆者承行郎中俱治罪不貸
○五月丁酉禮部左侍郎孫承恩言京師疾癘請給散藥物以救民困苦
上曰頃聞疫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醫院差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
上又親檢方書製為濟疫小飲子方須下所司遵用仍命禮部刊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
上諭禮部曰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一書仰體
天地生德壽衆至仁之心歲久傳布未廣即重錄梓行兩京各省以宣濟民之化復以
獻皇帝御製外科經驗方命禮部重加校錄一體刊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酉
上遣官施藥于朝天宮畢諭禮部曰朕祇承

玄祐仰體生德命官施藥濟民昨侍郎孫承恩等奏邊方軍民亦宜拯濟況今疲於征伐之後豈免疾疢茲一體施濟即遣錦衣衛千戶同道錄司官一員齎赴宣大山西等處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務俾均霑玄惠以廣同仁之義

○八月丙午諭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貧難不能瘞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体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工部奏浙江等處節年拖欠內府錢粮宜遣官催徵

上曰江南連歲災傷不必遣官惟行文催解

○七月戊午戶科給事中李珊以京師霪雨疏請修省會雨已止

上曰比者雨霪災朕即日躬禱已荷

天恩賜霽修省不必行朝廷有弊政當革者六部等衙門并科道官秉公指奏處分庶盡應天之實尋諭戶部發銀米賑恤京師轉徙居民其房屋傾圮者戶加米一石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巳

上諭戶部曰近日閭廂人民入城者多米價頓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伍錢會官發糶給事中王德言米一石五錢其價猶重請減為三錢五分從之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上問大學士嚴嵩外多無食何以嵩對言近日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流民飢極兒女棄置道中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目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
上允之復曰出米周急本汝忠賛又我思必有斃諸途者不少暴骨道路或有以處之何如嵩言溝中之瘠誠所不無請仍勅户部在京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視掩埋又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方飢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合無於十萬石數內將八萬石出糶以濟在京軍民將二萬石勅户部委官將米運赴城門各廠外每早召集飢民人給一升如此則飢民幸悉霑實惠
上曰朕意所思正是此行不如是亦徒事虛文耳令以六分照前四分給四來與貧苦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都城內外大疫
上聞之諭禮部曰時疫太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户部同錦衣衛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蓆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六月丁酉工部奏上新僉京師鋪商之籍
上曰近來京城軍民坐充鋪户買累逃亡者甚多差官僉選又放富役貧去留不公今所僉爾部中再加詳覈貧

難無力者免之仍令五城御史嚴查富户僉補有倚勢營免者重治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乙酉

上諭户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其北直隷山東河南麥熟之處或可倣昔人平準法以濟民飢者當急計行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遼東大飢巡撫官奏請賑濟

上曰該鎮災傷已甚可即發太倉銀六萬兩選差御史一員前去多方召糴設法輸運務濟百姓之急不許怠誤歳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佈種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

上諭閣臣曰昨户部言續支米賑京師飢民者至四月終止餘者還倉朕思所餘無幾徒勞往返耳其悉以賑民

○十二月辛丑

上諭户部朕聞近日貧民凍餒死者甚衆其即發米萬石為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掩瘞於是尚書高燿等覆言奉行如詔

上復諭以務濟貧苦其飢寒甚者給食一器仍與米一升亦不得妄給諭錦衣衛亦如之

○嘉靖四十年四月壬辰先是

上命發米粥藥餌給京師流民已聞有司給散非法諭户部曰朕聞湯藥不對証且飢餒之腸反傷生又給米時

貧弱者無濟有力者濫與違上行私甚失朕意是執事者之過也可傳示之令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戶部覆言流民就食者衆群聚日久蒸為疫癘宜於近京要委廉幹官約期分給使新來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資得還故土

上是其言復諭輔臣曰近來各處飢民來京數多皆因有司坐視不能賑恤所致殊為曠職令戶部移文各撫按官督率守令招集安撫毋事虛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發京倉米四千石内庫制錢三百萬文以給貧民歸費仍視地里遠近為多寡務稱朕意

○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

上以順天府府尹劉鐵奏本府差徭日繁民多逃竄諭戶部曰差徭冗濫丁粮欺隱久為民累卽移文各州縣令其查理明白方許審編

安民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戶部左侍郎秦金言正德間畿内奸民往往將逃戶民田投獻權倖立為皇莊乞差官分詣查勘又寶源吉慶二店課程弘治以前順天府按季觧部進内府後亦奏為皇店科取擾害乞查覆如弘治舊例行

上曰畿内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卹禁約邇來奸猾妄將軍民田土設謀投

献管莊人等因而乘机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及二店課程俱如所議行之

○丁酉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言南京甲字等庫額設李夫服役以成化年間借居民修葺因而占役歲納工價銀一千餘兩內外花園舊有食粮人匠樹藝後以借民輸運花木因而占役歲納工價五百餘兩各處守禦屯軍餘丁雖無田耕種亦照丁輸稅均宜查革

上曰庫夫人匠可舊例留用借撥人夫發回本縣勿復更差諸額外無田之稅悉蠲之

○嘉靖七年六月甲辰南京內織染局事太監梁春等請修理庫作等房

上曰今下民艱苦正宜節愛南京工部會內外守備親行查勘果極壞當修計處具奏如可緩姑待豐年

○十一月辛亥初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校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禮部議尚書方献夫等言史書多殘缺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為工多蓄于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梓

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

○嘉靖八年正月己巳

悼靈皇后陵官請增僉陵戶得旨昌平州賦役浩繁人戶彫敝不宜偏累可於順天府附近州縣僉充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卯大學士李時等以
聖嗣未降請
上自製祝文遣廷臣奉香帛詣嶽鎮名山祝壽
上曰朕思卿等所言出于忠懇至誠不當已者但遣使遠
出未免擾吾百姓可分遣道士齋捧香帛幡祝行令所
在守臣竭誠行禮
○嘉靖十四年八月丙辰詔
奉先殿獻新米豆俱於西苑恒裕倉支給免派宛大二縣
歲以為常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先是致仕通判趙壁儒士王政
校餘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等處礦場可採
上因其言命錦衣衛千户蕭鏜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紳
陳其不可狀
上曰各地方礦場既經多官勘明有損無補即行巡按御
史督委地方官照舊封閉勅內外官照例回京趙壁等
俱下御史按問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禮部言勳臣奉使册封多
不法請旨嚴禁
上曰册封大禮命官各宜仰体朝廷親〻至意遵守禮法
約束從人所過不得騷擾驛傳事畢還報不得遷延違
者听巡按御史舉奏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丑咸寧侯仇鸞奏借民田車以

備戰守

上曰去歳造完戰車專備禦敵之用如何又尽取民車益増騷擾不必行

重農桑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上疏請行親蠶之禮

上以其疏示大學士張璁深嘉納之遂勅禮部曰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蠶以勸天下朕在宮中每有稱慕自今歳始朕躬祀先農於本日祭社稷之畢時即往先農壇行禮皇后親蠶禮儀便會官考求古制具儀以聞於是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擇建先蠶壇其

皇后親蠶禮儀一倣親耕籍田之制詔如儀行已而詹事霍韜言

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

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王后蚕于北郊此萬世不可易之典爾素諳禮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内行之恐不可垂法于後今襲故非時之徒甚衆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雖寛平可用而水源不通無浴蠶之所宜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内南城西苑中行之

上曰周禮之制耕蚕分南北之郊其蚕于禁内唐人就安之制不可為法初議止于安定門外而茲復自相矛盾前後不一宜照前旨擇地奏聞

○戊申

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中心疑而未決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言請行親蚕禮及卿等奏議已詳此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甚悦並無毫末之疑已有成命茲申飭卿等非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者詹事霍韜奏云所以者朕已諭之但恐韜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勢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蚕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非有他也朕所納者以此亦非有他夫禮樂制度自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萬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無不同實人欲熾今非朕者有五曰我

太祖範則已定

列聖守之汝何如是增加一也我

太祖未嘗有是制

列聖不敢議及汝何擅創二也

皇后門尚不敢出而可遠出北郊乎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為豈不有干成憲乎三也

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我

當行斯非作聰明而何為耶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
且有
累朝未聞之語或有慼額者五也斯時邪徒必不出此者
舍是必又以禍福為恐外無可造為言者故申飭卿等
熟計來聞仍以此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十二月甲子臘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其詞曰蜡樂當今日金門宴
禮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書傳勞農休田叟洛蚕勤室
婦將迎新歲至為忻萬物鮮
○嘉靖十年八月戊申
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視收穫以觀
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鑾尚書鋐侍郎言同觀之
上御豳風亭召見諸臣復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
收穫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厲天下觀穫畢復召諸臣諭曰
農之苦勞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
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時等復曰自古
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所謂知稼穡之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鑾時二臣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

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欲於殿中設
皇祖之位祭告之時曰仁壽殿久已廢圯
皇上一旦整飭追慕
皇祖祭告之禮益見聖孝
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經筵日
講官俱與宴

○九月乙丑
上親製無逸殿左右碑文其左碑曰無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者也故周公以是而告戒成王者也朕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舉農事卜吉擇
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內之南建
帝社稷壇以祀
帝社
帝稷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宮門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無逸亭曰豳風園以小垣垣墻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備朕時省之小憩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廒一座曰恒裕前為一亭曰省斂以為省斂之所工起於春三月之六日訖於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
皇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於末左書周公之書無逸篇右書朕輔臣少傅張孚敬記亭之北壁書朕之所作題豳風圖詩左以周公之七月詩右以輔臣少傅孚

敬之記告成朕親為此記以示將来夫斯作也非朕所
偽飾而為之也于以思
皇考聖訓俾不致失忘以示後世以體朕此意庶使知以
勞而多與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之所繫國本
之所関上至於
郊廟粢盛之所供下至於官祿百需之所頼皆在此務勤
勵其巳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斯未必非
為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其右碑曰殿之作與夫
工之始末巳載于左朕于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說之
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適人之常性孰不
欲髙枕宴卧於終日遊情於聲樂之塲放恣於淫色之
地以為嬉娛恬快故無所勞困殊不知昏蕩其性者以此
懈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伐命者以此危家亡國者率以
此至於失禮喪儀悖親違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来
故曰晏安如鴆毒朕雖冲弱每以此為大防故取周公
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殿亭及取以為名夫公之
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意葢謂譬農家
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人君之宮生内長
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躭于逸豫乎亦以使首
先以農桑為重王業之基實在于此朕罔知特以務先
白勵而風天下以及置蚕室于迎和門内之北立先蚕
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宮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庶使

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于永固則在于敬
天恤民親賢講學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特其敬
協乎一以求不負我
皇天與我
皇祖之所付託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聽尤望臣隣之所匡賛凡
覲斷者勿以文害意以荅朕之望焉故為說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丁未遣禮部尚書夏言祭先農之
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衆言因劾奏之
上曰祀典重事歲祭先農
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諸臣無禮慢神專恣逸縱每有臨期
托故不行陪祀法當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寘
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過多監禮官何漫不糾舉都察
院查覈以聞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午
上自
顯陵還於途中賦麦浪詩曰故國瞻依
純德山禮制親裁肅駕還途邉遮馬禾苗長道畔拂輿麥
穗班迎風𢿙疊蒼雲合向日明堆翠霧開成實頓飽吾
民腹須得靈膏自
帝頒

○嘉靖十九年四月癸未
上禱雨宮中有應輔臣稱賀
上喜賦詩二首其一春末夏首苦恒暘親覩麥岐滿浪黃
為思所関民食重勉教桑林叩
上蒼其二里沴經時病麥田爰抒丹禱叩
皇天倏忽玉宇流瓊液元輔欣欣慶有年
○嘉靖二十年正月己丑
上禱雪有應喜而作詩曰庚子深冬素雪慳兩旬秘禱叩
皇天恭逢辛丑上元日瓊屑瑤片錫豐年已復賦御答歌
示羣臣曰叩
天兮保吾民〻念兮良最親助吾誠兮有鄰豈求倫于師
錫兮惟其人喜覩龍翔之幡兮偶為陰陽之正真必二
氣和暢而育此天民
○九月丙午
御製詩示禮部曰報穀欽
天地足民享
祖宗還企目前憂為我絶虫風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
御製謝雨偈示羣臣曰仲夏虔祈太素前神膏法潤遍郊
田微誠莫罄酬恩念一瓣心香拜我天天又六言詩一首
前日重陽喜雨今辰雙喜来禎孰見
天賜

祖悅吾從此兆先徵又五言一首兩度疊〻喜九日穰〻
瑞孚知嗣歲成須竭虔懃對又三言一首雨滴菊葉颸
颸風來吹送我祥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戊子
御製喜雪賦曰半春兮艷陽麦潤兮是望連朝兮恩露昨
吾謂兮漫空玉洒于今日丙戌定可慶金穰

○八月乙亥山東泰安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
上曰禾麥之祥民食所関
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擇吉奏謝
玄極寶殿獻于
祖廟會西苑亦獻瑞穀禮部尚書張壁因請
上御奉天殿羣臣致辭稱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况禁苑之秀又當雩
禱禮成
上天恩賜豈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仰承
洪眷尚未奉謝玄恩受賀不見也已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終

況番尚未奉謝玄恩受賞不見也已久
上天恩賜豈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作求
禮成
上曰語在繁禱非殊王不可食昔之況其施父老又當
上御奉天殿受百官致詞稱賀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八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謙昌

正風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
上命即毀之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書報復私讎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罪無貸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以風俗奢
侈奏請刋大明令禮義定式及
皇上新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餙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為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
奢侈剋剥蕪弃職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
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理財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
積之數年俱成黑壤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粮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
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爛深為可惜
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聞
○八月戊子戶部奏覆宣大二鎮奏討粮草
上曰邊方粮草皆小民脂膏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
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為便不以計
處為先豈人臣體國之義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
勿復浪費境內閑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
詳計以聞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
邇来錢法鹽法大壞矣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朕又聞京師
市中所用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阻隔不
行今欲塩無私販官課流行私鑄禁絶錢法復舊以足
邉儲以平市價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於是户部
尚書鄒文盛條上塩法六事錢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户工二部條議弭災事宜請量發
内帑銀段運至被災地方充賑
上諭輔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將銀段都免運送其實不
能轃急非朕吝財恐搬運徒勞耳守巡官員常常肯積
貯備患為國與民計之縱遇有事也不為慮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輔臣曰兵部題進每歳買馬用銀及倒死之數揭帖係
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開見在者
亦當開奏又聞後府柴薪銀亦多侵無科道查理恐非
所宜亦當用科道官監收庶革官弊又但係有錢粮衙
門亦欲令其通行歳報庶得有知亦或備急補之用乃
諭户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
民以貯之官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
也今在外錢粮皆有撫按等官歳奏月報奸弊可稽在

京惟太倉具在成規其餘各衙門積獘多端未經查考
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者收受之際多
方掊尅又如太僕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
而見在收入之數不見開報户兵工部其亟行議查使
科道官監之歲終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奏繳其
有可行而未盡者條畫上之用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於
是工部尚書劉麟請將後堂大庫墻北開户外通設庫
官庫吏領之該司以籍上提督侍郎歲終類奏仍三年
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
肅清浮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户部以大同脩邊計用米六
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
塩引派取各省紙米香税贓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
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粮米多寡即令運官督領運軍
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議銀米之數
上曰脩築邊墻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乃可舉事准浙引
塩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運官軍亦不宜重
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粮多移别用不必派徵其甓止脩
築竣邊事既寧守臣具奏以聞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運總兵官萬表言漕運粮
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實交正粮一百九十五萬

三千餘石

上以粮額四百萬石准折過半令户部對狀尚書王杲等伏罪

上曰漕運粮米歲有常數係祖宗成法即遇災傷自有蠲省常例近来内外各官奏免任意紛更該部題覆不聞執奏以致歲減過半坐損國儲本當重寘但念干係人衆姑從寛免王杲等既認罪且不究一應事體仍申明具奏已杲等議覆自後遵奉明旨照依舊規全運

上曰漕運粮斛自明年始務遵舊規無虧原額仍先行撫按督粮官知悉再有奏減折銀者參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户部議發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大山西三鎮召買粮料草束專備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邊臣奏討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遇討即倍出不貲中間豈無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還延不報銀兩且不許發即遵前旨催查来奏已而户部據各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户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仇鸞稱邊餉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

上曰邇者查取各省銀兩及加派稅粮追徵舊逋目前雖有數百萬之積但恐將来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邊臣視國如家講求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即如近

日備過煤炒熟料可得實用否宣大二鎮原有行粮且所調兵尚未發何得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諭大學士嚴嵩各項取到之銀非産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當加惜收之在庫急用濟乏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百萬又不曾一戰費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二部銀數亦當開奏於是舊制諭戶工部令籍帑銀出入以聞

○三月辛亥戶部以邊餉日增內帑詘乏乞行兩京及各省撫按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逋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馬自足防禦邇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

任事之臣計欲幸免已責一遇有驚輙請客兵應援以致粮餉日繁倘將調發不已即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等其會同兵部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其當減與否及應用錢粮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計處以聞毋逡巡含默致悟軍國大計各省所逋國課俱如擬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諭戶部曰宣大兩鎮錢粮缺乏必思何以計處豈可但為虛文其令陳儒會同督撫官詳覈見在軍馬若干合用本色芻餉若干屯粮及各項銀兩堪以支給者實有若干不足者即為處補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户部尚書方鈍等言大同鎮
主客兵餉邊臣屢疏請乞未嘗不與計與屯盐民運適
敷支費宜有贏餘然猶時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荒穀價
踊貴故也請命侍郎陳儒以該鎮支給額例與經收文
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為國籌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豆鮮收屯粮亦係被
災無徵之數乃扣作實在本色給與何也其令儒與巡
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壬戌
上問户部薊鎮區兵食粮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
請行科官覈實具報

上責曰該鎮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
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
移檄管粮部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粮軍數一一清
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禄寺
錢粮每月一具揭帖進覽時光禄寺歲用銀以三十六
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寺必有乾沒其中者下禮部問狀乃諭內
閣曰朕問光禄寺之費非視細務無論
祖宗時即令
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所

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靡費滋廣當由侵欺者多前該寺火或由此也大學士嚴嵩對該寺錢粮冒費多端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粮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内外各衙門関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筭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目今須令該寺将節年歲用之數冒濫物件明白開具回奏悉加釐正則弊以革而費可省矣既而光禄寺卿盧宗哲等總括一歲中費出之欵具籍上之内列上分青膳及

皇壇齋事供品二條

上復諭内閣光禄寺以所費來聞内無細開之數

皇壇之併日辦品物另是朕前銀兩豈在該寺錢粮額内侵冒明矣查往誰能盡心今後只令将逐日支費每月具一揭帖進覧可馬嵩對臣查得會典光禄寺内一欵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監察御史一員照刷具奏

聖明所處正與此同又一欵内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

上用諸物開寫某日於光禄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一夫此二例不知何年停罷今宜申明舉行

上乃降旨詰宗哲等上状含糊及其經費無章之罪而貫

之命添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覧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汝曾面會坤以財用計處否彼以為何法可得充者朕見所冊開入少出多非為長計必內實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時何也嵩等以示尚書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閏五月癸丑

上諭戶部曰近日進解塩銀數多司出納者須樽節支放朕見諸邊疏請內帑自有一項之用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為口實豈無侵冐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俾內常充而有餘迺可

○十月癸酉薊遼總督楊選告軍需匱急

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階對各鎮稱缺食戶部覆稱給發數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宜即令戶工二部查理

上曰在外曰食乏在內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應專濟其奸貪耳命部查理恐無真實行者况

祖憲具在不畏焉階復對奸貪侵冐誠有之然亦有逋課在民者宜選差廉能侍郎一員赴薊鎮等處查催

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職不得人耳正賦不逋內出自不費多不知正數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理為宜乃諭吏部曰薊鎮宣大主客兵粮餉缺乏民運拖欠內外互相推諉可專差侍郎一員往彼清查整理即會推

才幹堪任者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諭户部曰朕聞倉積無二三年之蓄其弊安在爾等國計是職當思所以處理克足之計具疏來行尚書高燿因條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條奏題覆諸務徒只說過來見力為此國計非弗要比爾部中及各衙門俱須實心體國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令内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等侵料減工以致輕小濫悪不堪行使爾部中其逐一拏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體名聞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户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税課司解收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鑰庫以備賞賜之用

慎營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内官監奏内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軒損壞乞加脩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朔

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務建壽
宮規制謂宜畧倣
長陵重加抑損紙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磚石為之
地中宮殿器物等舊倣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
虛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至是言等擬上圖
制
上命會同侯郭勛禮工二部翰林院講讀諸臣通將皇妃
從葬之式總擬定圖進覽於是諸臣議奏
皇上過於貶損無以稱臣子尊崇之禮其享殿明樓寶城
請量依
長陵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請存其制至於
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寶城之
外左右相向以次而祔廡為合禮
上乃從之
○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書蔣瑤等以內外
工程費無所出疏乞會議處分
上報曰國家營造舊規止派撥官匠官軍就户工部支與
粮餉比緣崇建
郊壇工程重急權議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顧夫匠原非
常例今各工延緩糜耗無紀督理監視官俱屬欺玩待
工完嚴處即令措處錢粮掣停夫運工部同户工二部
區畫以聞於是工部會二部議上請嚴覈糜費量發各

部庫貯銀應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為民事神之弗獲已者若所
司能竭忠奉公自當工完費省今軍匠放休乃歲費顧
值百萬兼以虛名實數冒支粮賞私歸私室富及奸徒
上下蒙蔽曾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云糜費又不
明白指陳除停製顧覔夫匠依擬太倉銀以後不許動
支見今各工合用錢粮軍匠數目并應該釐正事宜爾
等宜遵前旨再會議畫一以聞時瑤已致仕張潤代為
尚書乃復議上四事一議財用一議軍匠一議工程一
議會計疏入

上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欽定
殿併力速成餘暫停止原差科道官用心稽察前後工
費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後內外管工人員務革心守
法欽定殿工程重大總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皇穹宇日期督視
○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暫止
大享殿工曰茲者
皇天仁愛
宗廟示災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厥咎改圖自新念今財匱
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竊慮工役繁鉅且今恭行

玄極寶殿仰荷
上帝顧歆其暫停大工庶蓄財力用圖
廟建所司奉行如勅

正法紀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廣西古田等處獞賊殺指揮朱鎧指揮同知李文山坐守備不設當戍邊自言有斬獲功御史屠僑覆勘謂其罪應贖
上曰文山守臣賊至不能禦鎧死不能救罪大功微豈足相準更命覈實以聞

○癸酉初御史李美給事中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等召還允命疏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于是御史陳克宅等劾允不法十年及諸隨行取佛者請付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蠱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允姑降四級閑住姦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繫至京重治之諸從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巨姦如張忠劉養谷大用等皆懷挾重貲希圖進用乞賜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黜

遣今後但有寅緣交通者即係姦黨聽緝事衙門密切
訪捕科道官指實劾奏勿得容隱回護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肅總兵李隆謀殺巡
撫許銘當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訊恐人心滋惑且以
重囚數人往來極邊難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滋大獄關係朝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寃生者當正其
罪遣官往訊正欲曲盡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解鄭岳
宜速往會撫按官詳鞫以聞已而都給事中劉濟言差
不遣發李隆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詞奏擾
上命并解隆詣所在按驗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軍叛

上從朝臣議以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制宣
大詔諭之曰大同亂軍雖凶悖實皆良民朝廷不得已
用兵止除首惡重犯餘皆不問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
大兵壓境反側不安乞留瓚等自請與鎮巡官密圖之
上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密奏首惡未得國法具在
必難姑息瓚等可與宣府督鎮巡等官設策擒捕有變
則擁兵前進相機恤剿王官協同贊決紀核功罪毋浮
孤疑觀望瓚與總兵桂勇先揭勅旨曉示因計擒首惡
郭鑑等戮之隨撫定五堡軍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
復起距城稱亂事聞
上曰大同軍士數叛自取誅戮鎮巡官武忠蔡天祐等臨

任尚安縱惡釀亂姑令戴罪擒賊自贖胡瓚魯綱暫住
宣府俟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即行班師已巡撫都御史
蔡天祐復言郭鑑等已擒乞收回士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責不許於是鑑等擒戮首惡徐氈
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後捕獲詔論功陞賞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輔臣楊一清等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閱之終日
俱悉忠謀至意其一曰溥恩澤引我
祖宗列聖曾因焚所行固為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
也夫赦者幸姦此決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而不
當行今之計或可於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官
去清審見問獄囚輕者即便發落疎放事係重者星馳
奏聞區處亦足以釋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夫縱
使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為官吏之弊未免
顛倒坐怨唯所司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寬謫戍者亦非
救時之急恰似為彼以災脅之耳此輩所為人所共惡
甚是悖逆不道與十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
等其再為詳審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
足為上耳欲安民必別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贓吏廉
幾其可前日有旨命查藏冗員吏部遲延不行此則推
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勛有罪

上諭輔臣楊一清擬旨處分一清以閣臣中有與勛善不敢擬票請
上裁
上報曰卿以郭勛不道因朕命擬票為其難於所擬者豈無謂乎勛之過非止此一端正使衆人共許之然後服彼之心耳夫張聰之所以深結於勛者初因議禮為合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韜亦與之善唯相萼識之方去年勛與張永爭辯時韜遂責李承勛曰汝却不與郭勛相扶持反與張永同邪謂何問於萼而萼知其嫉承勛面與之曰張永能體勅諭脩舉戎務故李承勛與之同郭勛深忌永每事自事故李承勛不為之同韜意猶未釋

復曰郭勛雖不才然昔日助我輩議禮焉可不為之相持哉萼曰以此看來李承勛專為我輩於朝廷之計全不以副可乎韜遂無言答乃實受聰之言矣朕以嘗為璁思之比與一勛念昔助議禮之恩深所衛顧而於聶能遷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勛事既露不可姑息宜命會官議罪奏來定奪又朕記憶去歲言官嘗謂姻連戚里指其與陳萬言為親也故不可姑息以為朝廷之累當於初二日施行朕別諭內閣以使璁知朕意決治一勛者正為保全與所交亦是保全璁耳彼黨與既多将為國害豈不多逮所與不可不惜之待會議奏來別為議處卿亦須盡誠布公豈可以牽制而難又諭曰郭

勛所奏甚是不敬嗚呼勛之為人素稱忠勇讀書知禮人所共知其性實貪恣酷暴亦人共曉今朕欲自定予奪恐未盡公道或命會官議請發落知卿等輔導重臣當以公非為朕擬判勛其不及贊朕為治豈可推曰難以擬票夫是非一盡乎公何所為難朕雖冲昧亦知此況卿等乎可看議來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給事中王璣請開贖軍之例以足邊儲

上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聞以充軍贖也且罪可矜疑減徒諳發若又一槩聽贖則富者玩法縱横是教之犯也何以懲後所議非事體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罪犯與律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難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正是姦黨何說不取信於天下鑾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倉御史李良奏近例驗給輕賫銀少責償運官非宜請勅戶部改正詔詰戶部尚書

梁材移良問狀則謂員外高遷沿舊例為之材請提問
遷
上曰朝廷開濬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
坐粮官通同私情縱容小脚人等作弊多端有旨令該
部覆狀郤又轉行御史致其朦朧鮮釋弊端何由浔除
高遷不必逮問降調外任李良不堪風紀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録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請行刑
上曰爾等官稱執法專市私恩廢公義去歲以
郊祀不遠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時方會審請旨來
年以霜降之後即為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論擬盜伐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如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家屬仍遵
英宗聖旨發遼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覆謂大祀神御物
皆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幄之物而言今
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所以律擬盜園陵樹木罪杖一百徒
三年且
英宗聖旨但云處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紀等比擬前罪不
無過重
上曰
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関係甚重故我
英祖特降嚴旨禁治近來法令縱弛肆伐無忌賊人敢於

寧衆屢犯既經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又不發究該管巡視之人且以狀對孫紀等依原擬監候處決家屬押發遼東邊衛充軍未獲者嚴行緝捕期於必獲更揭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奪俸一月首領官兩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支解其屍納甕中欲出城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至是法司奏大辟應決者

上覽之諭輔臣夏言嚴嵩曰昨覽應決囚狀獨侯章決當章雖非支解使女於生前亦是碟其屍於死後擬以絞罪殊為未允且章本閹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稱耶可即

同法司刑科議改故殺者斬庚為刑中馬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隸安慶府推官郭來朝以三年滿當給由撫按官因使捧

萬壽聖節表入京既行勿稱疾棄表歸會聞行取之報乃就道於是巡按御史閻東徐栻金潮交章劾來朝棄置表文不敬并數其任內貪暴無狀不當濫與行取之選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王用賓葛守禮具疏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命革來朝職為民所犯贓私行巡按御史驗治仍切責吏部曰行取官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濫用匪人默任在來朝行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

該司郎中職在專理欺蔽為姦其降雜職外用於是文
選司郎中楊載鳴坐貶為福建將樂縣典史

慎刑獄

○嘉靖二年閏四月丙午
上諭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曰朕惟刑獄重事自嗣統以來
未嘗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歷冬以至今春幾月
之內雨雪愆期風霾屢作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意慮恐刑獄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
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爾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録
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

事詿誤或無証佐可結正者具為疏辯處分徒流以下
即與減等發落笞罪者釋之毋令淹滯夫刑以弼教正
德不當宥而宥與不當刑而刑皆足致災唐虞三代所
以欽恤明慎之意正在於此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言詞
旁詢知証而斷之以理毋惑於浮言毋拘於成案務得
真情以全民命其原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
爾為近臣受茲委任務殫心悉慮以称朕好生之意
○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時登聞鼓下獄詞甚衆至有飲恨
自戕者給事中巴思明以聞
上諭刑部曰邇來内外法司多不能為民分理寃抑故奏
訴紛紜自今凡有奏狀即宜擇可行者行之毋得一槩

廢閣以致寃抑無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禮科右給事中謝賛疏請革嚴刑
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邇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
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惻都
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自今
務以寛卹為念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
不即叅究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辨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寃近
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察事情或狥私受

囑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㘅寃負屈之人輙入禁中
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諭
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伸理者
若所愬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為人囑託者問刑
官指實叅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科道官
囑託及知有囑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緝事衙門亦
務密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如
聖諭申餙中外但民人寃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
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官叅詳虛實施行
有擅入禁門叫愬及擴拾辱罵原問官并挾制官吏者
與主使之人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撫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達惑衆謀反武定侯郭勛黨叛囑託等情

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戸一員前去提弔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六年四月已酉福達人卷觧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三法司錦衣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説不許偏徇私情酷刑拷訊已復命尚書顔頤壽等將福達原告薛良幷証人李景全等備查原問官都御史畢昭文卷會官午門前鞫問頤壽等執称福達改名張寅投匿郭勛家事已証實當從原擬

上怒曰顔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提問事情不行從公審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許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証若今勘是實原問官員俱該盡究你每縁何不將兩情虗心細審輙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人犯且都監着待齊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問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鞫獄細務非人主所當親

上乃止報曰卿等既這等説且還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問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務要虗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來定奪若再似前不狥公

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
審原問官員拿問重治不饒

○六月辛未尚書顏頤壽等再上李福達獄詞

上曰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等係李五未見質証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等搆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所告招誣復乃不候衆証拘集輙擬謀反重罪撫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解來京節次着你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詞偏徇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

供報仍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不碍應參官員一併參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於是頤壽改擬福達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獄不得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後請詞不一及着你每會問又多偏聽回護不肯從公詳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碍發落必得原問原勘官俱來質証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監着李珏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户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員弁委官楊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

送前來馬禄既已交代不見田京錦衣衛便差的當校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七月癸卯御史馬禄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監人犯拿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務見明白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書桂蕚等覆案李福達獄詞具言原問官徇情故入之法

上曰這各犯朋謀害人設意羅織釀成大獄貽累平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問擬明白馬禄志在報復故意殺人情犯深重還從重議擬來說其餘各犯本都當重治依擬分別輕重運炭完日發落李璋李珏章綸馬豸阿附巡按連結三司殺人媚人情犯亦重發邊遠衛分充軍過赦不宥但逃殺了劉琦挾私弾劾與程啓充盧瓊都發邊衛充軍王科秦祐沈漢程軏俱扶同妄奏發原籍為民顔頤壽等職掌邦刑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勘事情報上不實有負重任顔頤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俱事重都革了職着冠帶閑住聶賢徐文華情犯尤重聶賢著為民徐文華發邊衛充軍江潮不行詳審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逞忿横議與孟春閔楷張仲賢風聲相通同悪相濟也都革了職冠帶閑住畢昭准復職照舊守制薛良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依比附律處决韓良相石文舉情重發邊衛充軍

遇赦不宥杜文住武仲良等與劉永振弁供明查發復
職役等項人犯張寅等都依擬發落張潤待勘事回京
毛伯温别推相應官更替回京常泰劉仕待拿到張逵
杜鸞姚鳴鳳高世魁司馬相弁張英待提到俱送法司
弁潘壯戚雄南京問完各查照今議擬奏請發落任淳
差官替回送問周宣王昂杜蕙胡偉鮑玉着各該巡按
御史提問具奏定奪言問擬發落過招由着都察院出
給榜文告示天下知道九月乙亥以大獄成詔悉録先
後獄詞刋布中外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名曰欽明大獄
録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遣恤
刑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
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閣臣票擬刑部奏問犯人温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為評擬盖
欲為刑得中耳温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輕
胡世寧等亦說難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而施行
况刑賞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而為輕重乎今已問
明恐被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審允奏來發落

○閏十月戊戌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决重囚但近二年災異重大俱

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不真難免差失且
上帝以好生為德朕欲將盜
祖宗陵殿御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决了餘可着法司再理明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畧節揭帖與卿計處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襲職兵部執不可與
上諭閣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重伊男不准調襲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冤巨枉若馬祿之害郭勛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灾異無大於此其時朕正無知喬守等設害法司言替許銘報復後因隆未獲典刑特已之據公當與分辯夫銘被官軍殺死與張文錦情同故文錦被殺其黨輙引隆之事云副總兵時陳舉袖號召况昨衛道等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該部之言行之可另票來看勿使父子俱寃重傷和氣

○十二月甲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今月二十五日我
祖宗成法勅與京官湔除今思給事中劉世揚等妄言奏擾已有旨拿問但念言官况當迎新歲之期姑從寬宥便放了着復職卿擬旨來行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諭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賦歛繁急刑獄寃濫近因各處灾傷已勅户部蠲放停減應徵稅粮動支倉庫銀米賑濟飢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門審録重囚奏來區處及行文與在外衙門一體施行去後訪得各大小問刑衙門官員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執一己之見甚至受囑納賄鍛鍊成獄民遭拷訊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寃三月亢暘一婦懷憤六月飛霜况不止一夫一婦而已都察院便備查節奉旨意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偏歷所屬將見監重囚逐一審究有寃抑及曾經審録官具奏矜疑未曾發落便具由奏請定奪先該各衙門以訪察爲名問擬充軍被人連累因事詿誤發遣不係律例正條及非人命贓私者俱具奏區處其餘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訴情詞即時發落情輕者就便釋放不許久稽淹滯文書到日附近去處不得過三個月遠方不得過五個月北直隸限一月以裡各將問擬發落疎放過罪囚總數開奏稽考若有視常玩慢違限者都察院指實条來降調罷黜其各處地方廣闊撫按不必會同隨便督屬分投整理以速爲貴庶副朕恤刑弭灾之意兵部仍奉旨馬上差人星馳賫去不許稽遲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書許讚等請審録重囚

上諭之曰近日問刑官不能仰體朕懷類多寃抑以致上
干
天和所係非小爾等其會同各官虛心詳審務在情真罪
當覆奏處決有寃抑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不
得視為泛常虛應故事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刑部尚書王時中以災變應詔
疏陳重欽恤戒嚴苛宥枉愚明發遣弭盜賊禁刁訟六
事
上曰刑罰國家重事感召災變尤切覽奏具見詳慎體國
至意宥枉愚一事該部速備疏以聞餘悉如議

○十月乙酉刑科都給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審録重囚造
次而畢殊非慎獄之意乞自朝廷審稍展其期
上然其議曰審録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臣
宜盡心詳慎務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
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可即有宮婢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祭司工神易定礎字
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悪念任意欺罔且定礎常言無礙理而
避諱也令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礎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
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礎非也自後內

外文移其仍定槩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
四以其父私於隣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
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毋故陥大戮可憫

上曰鑑幼能激義其免死發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都察院發刑科給事中張誠
條奏在外用刑衙門競為深刻乞降勅嚴禁

上報曰朝廷重惜民命屢詔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動致冤
濫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撫按嚴加按覈并
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待大計時黜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東撫按官奏官軍捕得反
賊商大常等

上以謀反律重詔法司駁還原奏令其從公再擬不得張
功虧枉於是巡按御史傅鎮復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刼
非謀反者宜改擬強盜得財律斬厥情罪允當報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檢閱奏牘有湖廣人吳一魁訟冤疏憫之因勅諭三法
司曰朕承
天命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為民造福因念人命
至重矜恤庶獄惓惓於懷夫刑以弼治當則氣協庥祥
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灾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
祖宗罔不慎重於斯柰何近年以來司民牧者未盡得人

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鍛鍊其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近日湖廣安陸縣幼男呉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捉情無所告遠至朝廷以一推之豈止數百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玆特勑諭爾等宜體朕心多思矜卹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司府州縣各要省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獄民以不冤

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禄位福子孫如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必不能逭爾等其欽哉故諭

明賞罰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廣西蠻賊梁公當等寇掠臨桂等州縣時巡撫張嵿久未抵任總兵朱麒副總兵張祐因循觀望左右两江兵驕驁不受調事聞

上降勑切責麒等曰此賊歲勤王師爾等數以微功受賞不能為國長慮攘除凶孽今永安荔浦脩仁洛容諸冦焚刼横行生靈受害麒因循坐視若罔聞知祐假托公務逗遛思州嵿聞命即安不時赴任皆怠玩失職罪有所歸念當用人之際姑從寛宥自後宜悉心思過以圖後功勑至之日嵿星馳赴任與麒等嚴督張祐及土漢領軍官員分布要害相機勦撫務出萬全毋貽後患勉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内禦虜

○斬獲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内閣本兵詞多諂肆殊非事體茲疏又劍及兵科且撫鎮官聽總督節制聽紀功巡按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諛求免朋比為欺明矣兵部即參劾以聞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諭兵部曰去歳山西虜寇遠遁邊境戢寧將士防守勞苦朕心憫念宜加恩賞以示勸勵總督官并宣大山西撫鎮官各賜本等花様衣一襲仍降勅奬諭副參遊守等官及軍士賚以銀兩已乃命户部發銀十六萬四百五十一兩於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備賞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給事中何雲鴈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擬總兵郤永當逮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郤永一體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議逮永令再議於是尚書唐龍復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逮治誠如

聖諭所云因自陳奉職無狀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柰何擬功輒同論罪輒異此弊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龍等姑不究永從寛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如再失事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備副使王梴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梴功部輒擬賞謂何其以實對於是尚書陳經等自劾言賊有獲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梴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輙擬有功擅請賞賚既引罪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言凡邊軍斬虜一級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候勘量加為五十兩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勵人心尤貴速賞何乃經歲候勘其令督撫官議處良法務使獲功之人早沾實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雲南巡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叛臣范子儀就擒録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

上曰子儀安南窮寇擾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剿平致調動官軍勞費不貲雖既就擒僅可准贖况係都統使莫宏瀷函獻如何一槩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第令軍門差別給賞自後論功更宜酌議停當不得市恩濫與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竣疏請擇吉告

廟并録各邊總督許論王忬等功

上諭輔臣曰防秋亦是邊臣本職歲要加奬殆與顧夫無
異大學士嚴嵩等對禦虜邊臣之責地方無事間一陞
賞乃朝廷特恩若歲必加奬原無是例今次部疏極言
兩鎮戰守之功請姑與之明年當無詞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陞賞諭等各有差於是給事中立預達
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至於歲以為常實非舊典
請勅部臣自後毋槩覆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搜覈列
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石矢有功宜加優録督撫等官
職在調度當有為國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互相稱引
該部槩請陞賚叙及多人視為歲例非正體也自今各
鎮戰守功次令巡御史勘閲詳實乃許題請

察姦欺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遺匿名文書于御路
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姦惡小人敢于朝堂為詭計中人令廠
衛官多方緝訪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監張永家人郭祿令其
子麒言
上哀沖太子不永由皇城龍脉為永墳所犯當改正錦衣
衛指揮閻紀以聞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内閣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
自天矧積後人禍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
邪乃命以麒下法司從重問擬紀如貫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秉一真人陶典真薦方士段
朝用善黃白之術朝用進銀萬兩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上試其術不驗頗疑之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復攻發其隱
惡典真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
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部房
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岩
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拷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